



济南部队文艺丛书

李素梅

車如平著



济南部队政治部宣传部編
山东人民出版社

PDG

目 录

李素梅.....	1
新来的列兵.....	16
“紅专”日記.....	30
將軍与士兵.....	43
灯的故事.....	52

李 素 梅

旱井村有个刘二嫂，外号“活电报”，不管什么事情，只要一让她知道，出不了半个时辰，管保全村上百十户人家都能够家知户晓。农历十月一这天一清早，只见凡是活电报到过的地方，人们就议论纷纷。听活电报说：“官太太”是昨夜回来的；那“官太太”是谁呢？就是在解放军里干事情的赵振贤的婆娘李素梅，原先是村里的农业社副主任，如今人家可成了“官太太”了！还说：有人亲眼看见她身上穿的都是什么“呢”，什么“缎”的。这个李素梅呀，上部队去时梳的是辮子，那双辮子多好啊，方圆十几里也难找出第二个来，可惜她把它给剪了，头发烫得象个老绵羊尾巴。唉！她呀，就把小时候给地主当了头，跟着爹妈要饭吃，跪上住破庙鑽草窝的事儿全忘光了！

但是，当一些好奇的，或者是主持公道而不太相信这些传说的人，跑到赵振贤家去看李素梅到底是什么样儿的时候，李素梅却不在家。据说：天不亮就进城了。

李素梅一回来就往县里跑，会有什么事儿啊？活电报很纳闷，她想：准是两口子不合，她丈夫把她撵回来了，她心里气不过，一清早就到县法院去啦！

沒过两頓飯的工夫，“李素梅和赵振賢不合，正鬧离婚”的新聞又到处传开了。

这个說法才流传了三天，村子里又有了关于李素梅的新消息，据說，这个消息是活电报到山前鎮去赶集打听来的。說李素梅和县里的几个干部，一起从县委出来，看样儿正在商量什么事情，边說边走，还有些愁眉苦脸哩！这天，直到十八、九的月亮升得老高了，活电报家里还坐着一些爱听閑話的人。有捻线的、收拾鞋帮的老大娘，也有納鞋底的、补袜子的大嫂子。活电报說得正欢，忽听得有人在房門口喊她：

“二嫂子，二木匠哥在家吧！”

“啊！”活电报向門口一看，不由得吃了一惊！只見走进門来的是一位二十四、五岁，中等身材，相貌端庄整淨，眉目清秀，醇厚朴实的青年妇女。她头上剪着短发，穿着一身上青下藍的平布衣裳，正用那黑溜溜的眼睛，忽閃忽閃地扫着房子里所有的人；寻找房主人坐在什么地方。

“噯哟，素梅，是你呀……”活电报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怎么站在自己面前的竟然是李素梅？心想：愿老天爷保佑，她可別把我方才說的那些話都听去了。当时活电报脸上紅一陣白一陣，嘴也不听使喚了，停了老大半天才結結巴巴地說：

“你……你发……福啦，快……快坐，有啥事儿啊？我可还一点也不知道你回来！唉！真是，快坐，快坐！”

“我回来三四天了，二木匠哥在家吧？我找他有个要紧

事儿！”素梅說着坐在活电报的对面。

这时活电报才慢慢地鎮靜下来，往四面一看，房子里只剩下了她和素梅两个人。原来那些爱听閑話的人，一看见李素梅来了，都觉得有些不便，早就一个个搭訕着溜走了。

“找他什么事？他去开会了，还没回来！……”

“誰說我没回来！”活电报还没說完，刘二木匠突然走进門来，对着活电报气呼呼地說：

“整天吃飽飯閑的沒事干，学駱叫，都快半夜了，还招着那么些个翻舌精，点灯熬油說別人的閑話！……”

刘二木匠还要說下去，活电报生怕丈夫把事情当着李素梅說穿了，便打断了刘二木匠的話，說：“你个烂了舌根子的，誰說閑話来？我們是在商量着要多搞家庭副业，人家素梅找你有事儿，你就快办你的事去吧！”活电报边說边伸手到炕头上，把上个月做了一半丢在一边的鞋底又拿了出来，看样子她这时又想起該做几針針錢活了。当时刘二木匠不满地翻拉了老婆一眼，这才向素梅轉过身去，正要說几句客套話，却听得外面又有人喊：

“素梅在这儿吧？”

“黄大叔，我在这儿”素梅回答。

門外一陣脚步声，社主任黄正民走进門来，后面紧跟着的是木业小組的組长刘大木匠，再后面是农业社里的干部們，看样子全都来了，直把个房子挤得滿滿的。

“走！这儿房子太小，还是到社里办公室去吧！”社主任黄正民拉了刘二木匠一把說：“办这个事儿少了你可不行啊，

素梅在县里住了三四天，县里研究了好久，說除了你再沒有別的人了。”說着，還不等刘二木匠問明原因，大家就不由分說的把他給拥走了。

大家走后，活电报停下了手里的針綫活儿，一个人坐在那儿直发楞，反来复去地想了好久，真想不通到底是同什么事？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前年夏收过后，赵振賢給李素梅来了一封信，信上說他已經从高級步校畢業了。因为才到工作崗位上，工作很忙，不能回来，所以只得叫李素梅到他那儿去結婚。当时因为天旱，社里正抗旱种秋，李素梅又是社里的副主任，怎么能丢下种秋的事不管，先去結婚哩？而且这儿的抗旱种秋又不比別的地方，因为是干旱地，地里不能打水井，这里的人平时都吃的是窖水，牲畜是吃涝地里的水。每当天旱，池底朝天水窖干，不說別的，就是人和牲畜吃的水也要到十几里路以外，下到五龙河里去才能搬得到水；人們把水看得比油还貴，这儿有句俗話說：“請客人炕上坐，少喝湯多吃饅。”每天早上洗臉的时候，全家不管多少人，只洗一盆水，先是大人洗，年紀越小的越在后面洗。洗完了还舍不得倒，放下澄一澄，好洗衣服。当时社里抗旱搶种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男的挑水女的种，浇一窝种一窝，不分黑白的干，就这样，还没等把秋种完，李素梅就累的病倒了，一直在床上躺到秋后病才好。九月初，她正准备往振賢那儿去，可是又有一件激动人心的事情把她留住了：原来县里要馬上召集他們东南区七个社的干部开会，研究修一条

水渠的事情。并且特意請来了一位工程师。李素梅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兴奋极了，便又没有去結婚，先去参加了开会。这个会开了好几天，工程师說，工程太大，少了四万八千元水渠是修不起来的！当时一合計，怎么也出不起那么多錢，所以只得决定暂时不修水渠。李素梅回来以后时常想：啥时候能有这么多錢，把水渠修起来呀？从此她常常梦见水渠修成了，清清的渠水繞过了村边、流向远方。人們在渠边洗衣服、在田边放水澆地……。麦子长的多好啊！……她笑醒了，才知道自己是做了一个美丽的梦。

这年初冬时节，她就带着这样美丽的梦，去到部队上和振賢結了婚。婚后，开始生活还有些不习惯，和一些通常新婚不久的少妇一样，对夫妻生活还带着少女时代的羞怯。但时间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她觉得要是现在把她和振賢突然分开，那怕是很短的时间，也会使得她感到无比的空虚和寂寞的。她完全被甜蜜的新婚生活占据了，她沉醉了。她那在家乡里美丽的梦，也就慢慢地淡漠了，有时也象湖面上擲下了石子，引起了波动，扰动了她心底的平静，但那只是瞬间的一閃便过去了。

不觉又到了初冬时节，她和振賢結婚已經整整一年了。在这一年中，她整天忙碌着家务，忙于精打細算如何过好自己的小家庭生活，最近她时常想：“这个家庭里再有一个小孩子，就更加幸福、更加美滿了。”她开始觉得人生能这么过上一輩子也就够了。总之她开始产生了滿足现状的想法。……突然，却有一件事情，好象春天的炸雷一样惊醒了她！

星期六下午，素梅正計劃着明天做一頓最好的家乡口味的飯讓振賢吃。这时，振賢却高高兴兴地从外面走了进来，一进门就說：

“明天我們部队去參觀西平山高級农业社，決定讓家屬們也都去，看看人家这儿沒花国家一个錢却修成了一条四十多里长的大水渠的奇事儿！”

“沒花国家一个錢就修成了大水渠？”

“是啊！”

“別騙人了，咱們那儿去年計劃修水渠时，工程师一算，說非得四、五万元不可，这些錢国家不拿，誰能拿得出啊？他們这儿的工程师就这么好說話？”

“人家就沒請工程师，是自己想办法搞的。听說这条水渠还过了三条沟，鑽了两座山哩！”

“这比咱們那儿的工程还要大！怎么修的这么容易？”

“容易？先別說这些，你到底去不去？”

“总問去不去干啥？”

“要去，你就上家屬委员会去报名吧！”

“好，我报名去。”素梅說着就轉身往外走。

第二天十点钟左右，去參觀的人听了西平山农业社王主任的介紹，便分头去參觀水渠的几个重要工程；李素梅和其他几个軍官家屬們一起，由一位女生产队长作向导，爬到一座最高的山頂上，去看这条水渠的規模。李素梅向四面一看，只見那弯弯曲曲的水渠，就象一条白色的巨蟒，从万山丛中穿山越澗，順着山勢蜿蜒曲折地流进了平原，一直通到天边。

山下，女人们正在渠边洗衣服、洗菜；田边，人们正在放水浇冬麦。在对面山坡上，一群牛羊正在吃草，花牛、红牛、黄牛、黑牛，牛铃叮当，响声不断。微风吹来，不知从哪里传来一阵断断续续的歌声：

.....

咱们靠着双手啊，
看河水爬山又过沟。

.....

让它往西流，
不敢往东流……
不请龙王爷呀，
不求孙悟空啊，

.....

飞往北京城哟，
把信儿捎给毛泽东！
说我们……

歌声渐渐地远去了，歌声激动着李素梅的心，歌声唤醒了她那在家里的美梦。她两眼直直地望着远方——故乡的方向出神，她的心已经飞回了故乡。她开始想念那生长、孕育她的地方。一年了，整整离开家乡一年了，家乡现在会是什么样儿哩？一定还是那么缺水、那么干旱，一辈子只能吃下雨的水吧！可是人家这儿的旱地却变成了水浇田，难道自己家乡的人就不能这么办吗？能，一定能！家乡的人比他们这儿的人是更聪明，更勤俭的！是的，将来自己的家乡，一定

会变得比他们这儿更好，更美丽，更富饶！

“同志，走吧！到下面去看看我们用土办法搭成的引水槽吧！”作为临时向导的女生产队长轻轻地拉了李素梅一把说。

李素梅四面一看，身边的同伴们早走光了，跑的快的已经到了山下面。

当李素梅和大家站在一座完全用木头架起来的，横跨山间的引水槽下面时，她仰头细看，这个引水槽足有三丈五六高，少说也有五丈多长，这比自己家乡的红泥沟宽三分之一还多。她想想真气，为什么在自己家乡修红泥沟和三道湾引水槽时，那个工程师硬说离了钢筋水泥不行哩？她记得她再三请求过那位工程师，请他能想个少花钱的办法就好了。谁知却引起了对方的哈哈大笑，笑完之后才冷冷地说：“土木工程是个专门学问，哈哈，你不懂得。”现在她觉得那个工程师不是真正的工程师，只不过是一个会花钱的浪荡子罢了，看来还不如人家这儿的木匠哩！

李素梅把这座引水槽又仔细看了一遍以后，便请向导——女生产队长再给她把修这座引水槽的经过和办法介绍了一遍，接着她们便又到猴儿崖、閻王澗、鬼门关、烂泥滩几个险要工程地带看了一会。她们一共看到了四处跌水、三处暗渠。据向导说，这些暗渠都是由住在他们这儿的解放军同志，帮助他们才打通的，还有一座引水槽也是解放军的工兵连，帮助他们架的哩！本来还有好几处大工程没有看，可是已经到下午三点了，大家还没有吃午饭，若要再去看，等到半

夜也回不到家。所以大家便只得轉身往回走。一路上，李素梅好象不知道餓似的，只管向那位女生产隊長問長問短，看樣兒問得人家都有些不大耐煩了。在分路的時候，李素梅還覺得有些戀戀不舍，因為，她還有許多事情不明白，還沒來得及問哩。

第二天一清早起來，李素梅又去找西平山農業社的王主任，要求他再把修渠的經驗詳細介紹給她。誰知王主任却回答說：

“要問詳細經驗，我也說不全！这么大的工程全是靠大家想办法出主意完成的；你去找大伙儿一个一个的收集吧，管保很詳細！”

这下可把李素梅給難住了。她又一想，這兒的人能想办法、克服困難、找經驗，家鄉的人也一定能！她的主意馬上改變了，覺得只要了解主要的就行。便向王主任把修渠的總結要來抄了一份，臨走時，王主任見她很熱心這件事，還送給她幾張引水槽設計圖，說：

“我們的經驗除了問大家以外，引水槽的主要門道還在這上面哩！別看畫的歪歪扭扭的，可就是解決問題！那些只會花錢的工程師可畫不出來。”

“你們也請過工程師？”

“可不是，一開口就說要用六萬，如今我們只花了六七千元，幾個社分攤，一個社只合幾百元，到底也把水渠修成了，要和六萬一比，差到哪里去了！”

素梅當天晚上一回到家，就要求振賢明天去給她辦戶口

迁移証，好讓她把这些經驗帶回去，幫助乡亲们把水渠修起来，振賢一楞：什么？回家！真是見着风就是雨。开初，振賢还以为素梅是什么心血来潮呢，說：修水渠是件大事兒，也得好好考虑考虑，不要光凭听来那点子經驗就蛮干。素梅想：你轉弯抹角的，原来是不讓我走啊！她拉着振賢坐到床沿上，原原本本，从傍黑直說到鷄啼，可振賢只是催素梅上床睡覺，却没有說出一句肯定的話来。素梅气的差一点没有掉眼泪，心想：哪有象你这么頑固的。到第二天上午吃飯的時候，振賢一回来就遞給素梅一件东西，說：

“給你这个，你想什么时候动身哩？”

当李素梅打开一看，却是她的戶口迁移証，她对着迁移証默默地出神，并没有立时回答振賢的話，她觉得有些太突然了！这下他們可真的馬上要暂时分开了。心想：再能多住几天走該多好啊！但她却鼓起了勇气說：

“就在明天吧，下午你就买車票去！”她說話时把头轉到一边去，不讓振賢看見她脸上的表情。振賢走上来拉着她的一只手說：

“瞧你，又动什么感情嘛。好，明年这时候我回家去看你！那时，一定能吃到你用水渠里的水給我煮的飯，往后我們乡里的人再也不会吃下雨的水了！”

素梅轉过头来沒有說什么，只是无限深情地默默地望着振賢，另一只手也紧紧地握住了振賢的手，眼睛慢慢地有些潮湿了。

素梅是农历十月一的前一天傍黑到家的，到家后找了几

个社干部談了談。十月一这天一清早，还不等天亮，她就爬起来往城里跑，目的是为了早一天把自己带回来的西平山农业社修水渠的經驗送給县委，好讓县里早一天研究，早一天动工修水渠，早一天改变家乡缺水的情况。当素梅到县委会的时候，正好赶上县委也正在研究西平山农业社依靠羣众想办法修水渠的經驗。但是材料不多，只不过是报纸上登出来的一点儿，現在大家一看到李素梅不但把那儿的經驗总结帶回来了，而且还有引水槽的设计图，大家越看越高兴，便請她住在县委会里，整整研究了三四天。当时县委研究以后，确定先成立一个“五龙渠修建委员会”，由县委書記当主任委員，同时大家又推选了县水利部长和李素梅为副主任委員，分工是：选择綫路由水利部长担任，两处引水槽工程，由李素梅負責召集手艺高强的木工来修建，同时她还是修跌水和暗渠的技术指导。这主要是因为她亲眼見過人家修成了的跌水和暗渠。

一开完会，李素梅便連夜赶回来，家門都沒来得及进，就先找到社主任黃正民，把县里决定馬上要动工修五龙渠的事談了一遍，并建議社干部当天晚上就研究，明天就向羣众宣传。因为刘二木匠的手艺在方圆几十里是最高的一個，过去还在鉄路上干过，修过鉄路便桥，現在要修引水槽正用得着他，所以也把他拉了去。

这些情况，活电报哪里能知道？她还一直坐在家里的豆油灯底下主观猜测哩！等到刘二木匠开会回来，她才算把事情全部弄明白。

第二天天一亮，活电报連飯都沒有来得及做，就东跑西颠，逢人便說：

“你們还不知道，馬上就要动工修水渠了，这可全是李素梅的功劳呀！人家就是行，在外面才住了一年来工夫，便学会了不用多花錢就能把水渠修成的大本事，回来一下子就当了修水渠的副主任。我說人家能干泼辣，不会变成官太太，該沒說錯吧？”

“你不是說她和振賢鬧离婚嗎？”有人問。

“誰說了，誰說了讓他烂舌头去！你可別在太阳底下說瞎話，給我乱栽賊……。”

刘二木匠从家里走出来，一眼又看見活电报在嚼舌头，生气地嚷着：

“快回来做飯吧！整天閑的沒事学駱叫，搬是弄非，連飯也該我做了！”

大約过了不到半个月，便开始动工修水渠了。李素梅和刘二木匠領着三十多个木工，把西平山的設計图研究了又研究，但有很多困难还是沒办法解决，比方說水槽架子吧，要比人家的高出一倍多，若照人家那么做，根本就不行。怎么办呢？李素梅便和刘二木匠跑了几百里，又專門去看了一次铁路便桥，回来以后才画成了个草图。这两天木匠們正忙着打整木料，李素梅刚有了一点空，修暗渠的人又叫她了，說炸药一刻儿买不到，人都閑着。修暗渠一窝工，将来就会影响修水渠的整个計劃。暗渠又全是石头的，用鎬刨了好多天，才有几尺深。怎么办？李素梅跑到那儿看了又看，这能

有啥办法啊！她突然想到，自己在部队上时，听振贤说有一种肥田粉，也能爆炸。当时自己把那句话当了耳旁风，现在却用上了，便立刻给振贤写了一封信。没几天，回信就来了。信上不但说明了用什么肥田粉，而且把使用的办法和注意事项都写得清清楚楚。结果一试验，很顺利，而且比买炸药便宜得多。

到开春时候，一些重要工程已经完成了。山上只剩下一些收尾工作，县委会便决定让李素梅回家休息几天，因为她在山上一直不分黑白的干了一整冬，别说是个女同志，就是个小伙子也够他受的！看她瘦了，怕把她累出病来，所以收尾工程都不让她做。可是她回家以后，见大家都在忙着挖村子边的渠道，便又扛着镢头和大家一齐干开了。

这天，活电报干活的地方，离素梅没有多远，她一面有一下没一下地挖着土，一面不时的看着李素梅。从早上开工一直到快吃中午饭的时候，她见李素梅总是干的那么欢，好象老是和谁比赛似的，心里不由得暗暗佩服，便对旁边的人说：

“你们看李家大了头干的多欢，老是那么个样，怎么全不知道累呀？就象没到外面去过，没当过一年多官太太一样！”

“你又叫人家‘官太太’，本来人家在外面就不是当‘官太太’嘛，如今解放军军官的爱人，咋能和过去的‘官太太’比呀！”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对活电报很不满意地说。

若要在平时，活电报一定还要回两句，可是这次她却没有吭声。只见她把外衣一脱，也一下赶一下的挖着土，不多

时脸上便淌着一道道汗水。

人們白天黑夜的忙着，到秋收以前，五龙渠已經全部完工了。种麦时虽然天旱，可是这儿有五龙渠的水灌溉，人們再也不用象过去那么发愁了。

眼看农历的十月一又到了，李素梅已經整整回来一年了。她想：振賢該回来吃她用渠水煮成的飯了，說不定就在今天；然而，天都快黑了，振賢却还没有回来。她这几天多么想念他呀，真希望他这时能回来。但她又一想，也許振賢这两天工作太忙吧？那么过春节时回来不更好嗎？总之，她盼望着他能回来看看自己的家乡，变成什么样了；这还仅仅是改造大自然的开始呀。

第二天是十月一，一清早，不知道村子里又发生了什么新聞，只見凡是活电报到过的地方，人們又乱哄哄地議論着：

“赵振賢昨天晚上回来了！”

“他出去整整十三年了吧？”

“不，十四年了！”

“走，咱們去看看他去，看还認識不？”

活电报今天还和一年以前的今天一样，逢人便說：

“噯哟，你們还不知道！赵振賢回来了，只請了十五天的假，在家里只住四五天就要走……。哈，还有个新鮮事儿哩！昨晚上他兄弟媳妇偷着听他們的房了，振賢和素梅整整說了一晚上的話，睡到半夜，素梅还悄悄儿給振賢唱了咱們村里新編的那个歌子哩！……”

活电报說得高兴了，便自己唱了起来：

咱们的家乡变了样，

咱们的家乡好风光。

新修的水渠弯又长，

清清的渠水繞村庄。

这儿从今有了水，

千年万載流不尽，

万載千年用不光！

渠水冲走飢和荒，

.....

活电报唱的走了調，可还是只管往下唱，不等她唱完，便引得大家哈哈大笑。